

米牛翁御，臣等叩謝皇恩。

张文质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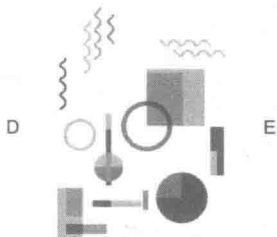
哈扎拉尔的微笑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米什莱文·巴黎的街道与建筑

哈扎拉尔的微笑

H A Z H A L A E R



W E I X I A O

张文质 著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哈扎拉尔的微笑 / 张文质著. -- 天津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563-0470-7

I. ①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读书笔记-中国-现代
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5091 号

哈扎拉尔的微笑

Hazhalaer de weixiao

出版发行: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出版人: 张博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

邮编: 300191

电话/传真: (022) 23360165 (总编室)

(022) 23075303 (发行科)

网址: www.tass-tj.org.cn

印刷: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mm × 1092 mm 1/32

印张: 6.75

字数: 94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启 幕

《哈扎拉尔的微笑》一书已酝酿多年。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就在博客上写过这样的文字：大家看到我的博客中有个人物叫“哈扎拉尔”很好奇，纷纷上网寻找。办公室的小朱也告诉我，她上网却找不到“哈扎拉尔”。我说我知道她为什么找不到，因为她上网时把“哈扎拉尔”打成了“哈拉扎尔”，它们是如此之像，出差错也是难免的。

不过让我惊讶的却是，她在我提醒之后再上网，查到的居然是：“哈扎拉尔是一只魔兽，在游戏世界中有属于它的帝国。”

我一直以为哈扎拉尔是我寻找的一个人物。说到他

的出处,我首先要说他是我头脑中冒出来的,不过这一冒,却又不是凭空而生的,我承认《哈扎尔辞典》,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影响,这是所有命名常见的一种影响形态,当你为自己的一闪念自鸣得意之时,其实你不过是个文化波动的受益者。至于那款网络游戏为何也以“哈扎拉尔”命名,源出何处,我就无从查考了。

现在要说的更重要的是,《哈扎拉尔的微笑》是一本幻想与冥思之书。他对教育、生活,人的存在,对我们世界中所有不安宁的因子,对可能更好的但始终不会到来的未来,都有自己零散、“不及物”的思辨,哈扎拉尔就是好奇心的代名词,他不寻求答案,也不期许把所思所念进行得更为透彻,他以短句的方式让自己承受更多震颤的快乐。

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笑。

哈扎拉尔一思考,他自己就发笑。

目 录

启幕.....	1
第一章 众花之唇.....	1
第二章 如是我观	36
第三章 微暗之光	66
第四章 运命之隙	88
第五章 不知所然.....	121
第六章 长空之下.....	156
闭幕.....	196

第一章 众花之唇

哈扎拉尔说,所有的写作都属于信赖。

我有一种属于自己晚年的快乐。晚景、晚词、晚念?
对生命的必然性,做一个有足够耐心的倾听者?

即使有很长时间我不知从何处下笔,我也总是有自己的办法——古老的办法:静默。“我的诗歌也是静默的一部分”,这样的思考会让我获得一种放松——比如,只要秋意变得更为真切,说得实在点,就是你可以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自然的空气之中,我就会忍不住下笔的冲动,年年我都会为此夸张地说,我从夏天的残酷中活过来了。

活过来是从一首诗开始的。

哈扎拉尔说,我的热情适于浅淡的诗行。

浅到几乎用不着任何的修饰与隐喻。

哈扎拉尔说,绝望常常源于你无法回到对文学和历史的阅读。“没有什么误解绝不可能得到修正、改进或颠覆”,阅读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工作。

哈扎拉尔说,根据瓦尔特·本雅明的观察:每一种文明的文献记录,也都是野蛮状态的文献记录。

有时,就是这样一句话翻转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。

哈扎拉尔说,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证明自由——闲散之重要,这种重要性在我这里不是表明我创造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,而是,它使我更有可能活成了“我自己”,哪怕愚钝、浅薄、百无聊赖,我的生命仍然能够较为“无毒”“无害”与“安详”“从容”——我写这个句子,是因为突然想到如果没有奥斯维辛,大概就不会有保罗·策兰这样伟大而又绝望的诗人,在强权和野蛮的土壤中常常造就(诞生)深刻、“病态”的艺术,而过于宁静、圆满的生活,

则免不了使人昏昏欲睡,某些作家即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,他也实在没有提供多少“令人战栗”与惊讶的经验,我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的感受,大体就是如此。可是,他的生活本身与他所在的那个国度,却仍然是让人向往的,这仅仅是我的一种“偏见”吗。也可能这样的腔调在今天又有了另一种意味。而我越是被保罗·策兰所吸引,我就越明白这是一种战栗到极致的快乐……

哈扎拉尔说,我并不为阐明什么而写作。现在我的写作也不是为了对抗遗忘,我习惯自言自语。我常常因为从阅读中得到了启发,觉得非记下什么不可,才开始动手的。一个人的阅读“越来越仔细,越来越专注,越来越广泛”,大概就会“越来越有接受力和抵抗力”,这是人文素养的最基本训练——这些观点来自萨义德。

每个有长久阅读习惯的人大概都会对此产生共鸣。

哈扎拉尔说,有一个人可以模仿所有人的声音,有人问他是否能够模仿自己的声音?他回答说,不能。

在不同的时刻，读不同的人。

哈扎拉尔说：我记不得是哪个诗人说过：当我在家时，我整个生命都充溢着对家的怀念。这是居家的诗篇，也是我乐于听到的。

说出来，你的家

当它还在那里。

哈扎拉尔说，像我现在这样，越来越多的文字仅仅出自于一种心境，也就是我用什么样的眼看世界，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模样，情绪支配的文字，总包含着游戏的意味。

不过，这就是我的状态，生活反转过来就是一种安慰。

为了避免继续说下去，文字会变得更为空洞无物，杂乱不堪，我大概应该就此打住。

哈扎拉尔说，我更像是为这些随手写下的诗句，而随

手写了一些零散的与之相对应的句子。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所有的文字都看得出心性,血气,生命到底有怎样的柔韧与开阔度。

在我的文字中已经充斥着常见的、平凡的组词。正在奄奄一息。我已经习惯却并不喜欢这样的状态。

现在我让这些文字赋予了自己生命。

萨义德说,在维柯的个人词汇里,“诗意”一词意味着古朴和粗野,生动活泼,具有真正的创造力,因为早期的人类不会理性思考,只会幻想,带着漫不经心而令人迷恋的安逸。(你读读就会明白,这样的句子动人心魄。)

我倒是愿意单取对“诗意”如此古朴而又迷人的解读,带上我对于自己完全丧失了再创造能力而产生的恐惧感,依偎在日甚一日对退休或老年生活的向往之中,说是向往,其实就是某种惰性已经控制了我,我是乐于承受这样由来已久的自我暗示的。

每个人,大概都会经历自己的充满创造热情的“巨人与英雄时代”,但是,我一直就是一个慢热的人,我时常觉

得自己过于平静了，无论遇上怎样的时局、境遇，想必都只能有一个同样的我。这样的生活与诗意并无什么关联。

不过有时候，这样的平静也会被当作诗意的一种。这是忙碌、进取、渴望得到一切的时代，那些停下来的人，动得比较慢的人，常常也会散发出一点儿不一样的光泽，偶尔会被人赞扬一下。

但笼统地说，我实在有太多为生计一日忙到晚的朋友，每想到他们，我就会颇为自己多出来的一点闲情感到不安。“这样的生活大概也是不应该的”，因为我并不认为即使经过了困难而艰苦的“抉择”而日渐形成的自己的生活样态，到底是否适合，这样的念头，往往也会使人不快乐。

但是那些自由的诗篇呢？

诗并不在远处发着光
诗是你能够看见的一切
是你能够看见的一切中

另外透出的光泽

哈扎拉尔说：我常常挂念的那个人，看来病得有点厉害了。每周我都会给他打一两次电话，当然不是直接冲着他的身体去的，我会先和他说一些事，反正我们总是有些事情要交谈，然后，再比较“自然”地问候到他的身体。说实在，城市已经下很多天的雨了，潮湿而又寒冷，我想过去，这样的天气对他也是格外不好的。

今天他告诉我，嘴不知道为什么肿了，“可能是药吃多了”，我询问吃饭怎么办，他说还有半边牙齿能咬得动。

以前我总相信他的病是无大碍的，说到他的病还会开些不重的玩笑，现在我不敢再这样。

生病的人，也是近乎不存在

他只爱恋床榻

他以为没有人能够发现他

他躺着，没有影子

哈扎拉尔说,我正在读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今年我发了愿,要像完成一件任务一样把它读完。我还愿意这是一种微薄的虚荣心,“我总算把厚厚的七卷本读完了。”现在我一边读,一边想着的就是“这样写作的耐心本身近乎是个奇迹”。

我的朋友不像普鲁斯特这样好命,出身于殷实之家,父母都有良好的教养,“爱在床上躺多久,就躺多久”,“爱在床上写什么就写什么”,反正天天有人侍候着。

尽管他同样有着惊人的才华、耐心与专注,现在我只一想到他要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疾病与日常起居,便要心生出很多不安。

我也想写些柔软的诗句

那些低到尘土的声音

每天二十四小时,每天

每一句都为一个人

无用的祈祷

零零碎碎的停顿

用上已经过时的听力

哈扎拉尔说：我已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数次写到自己的乡下，自己的家，每写一次我都好像又对大地发出了一声默默的请求，我愿所谓的“老家”能够一直保留它现在的样子。

年初时，父亲和我谈了一件事，就是他越来越老了，希望我和弟弟、妹妹办一个简单的协议，事关“我们不在以后，你们兄弟怎么使用这个房子”。年过完后，有一天母亲又和我说了另一个事，“爸爸叫我跟你说，以后不要再骂某某了。”母亲说时，竟是一脸的歉意。

这大概是他们当时最想和我说的话。尤其是后一件，我听完，心里还是“咯噔”一下，我明白自己确实给父母添加很大的不安了。这一切肯定源于我心里总会有“盲目”的冲动，我的“一念之差”常常是某种可怕的决绝，“自从我失去了自由，我才赢得自己的自由”，这样想着心也像被老鼠咬过一般。

年迈的父母大概读懂了我的危险所在。

我看见我的爱
像自由一样播洒十六岁的光泽
在不幸的夜里,我的幸运
无须证明
它把自己钉上了木头架
它在奔跑的身体里
它从奔跑中移开
窃窃私语
它是尘埃,被自己所吸引
又如小小擦痕布满
你握在手中的银币

这些年来,大概我时断时续的抑郁、惊恐不安的缘由
只与我的自我缠绕有关——我总是说:我无法背离乡愁。
又会说,当我不能控制自己时,怨恨的也都是我自己。

我时常就是两个自己。它们时而相向而行,时而又
相互背离。

我怜惜自己的文字
如同风中遗书
最终落在尘埃之手
字迹淡漠，是因为在水中洗过

哈扎拉尔说，一个躺在医院里的熟人，谢绝了所有人的探访，他传出话：你就当我已经往生，现在就可以悼念了。

下午我听到真实的消息，他已在今天凌晨三点辞世，之前经过多次手术，最后仍然死于胆囊癌。

真实的生活与虚构并无什么区别。虚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就是虚构的一部分。

哈扎拉尔说，有个远方的朋友很诚恳地对我说，所有的文字都是不可信的，因为只有在文本中它才真的存在，你不能到文本之外去找寻它的踪迹——它写出来是为了在纸上就死去。